

青未了·城市部落

城市部落
chengshibukuo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铁道文化之十

开往故乡的火车

残酷的现实就摆在面前, 那就是铁道建筑和铁路工具的存在与废。完全存留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 台铁做得再好, 也是诸多遗憾在心头, 成为今天台湾铁路迷心中永远的痛。

写到这里,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与大家分享一个喜讯: 在国家有关部门近期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 出现了数量不少的与铁路相关的名称, 如胶济铁路济南火车站建筑群, 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天津西站主楼建筑, 南京浦口火车站主站房, 京张铁路南口至八达岭段, 京唐铁路滦河大桥。尤其是济南, 在拆掉了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之后, 能够知其耻而亡羊补牢, 不仅要规划重建老站, 还加大保护力度, 让另一座火车站安然无恙, 使之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当年已经被拆掉了一部分, 不知什么原因幸而“刀下留人”活了下来, 这次也入选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很兴奋, 但又不甚满意。有幸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铁路建筑, 只是小部分, 散失在全国各地需要保护的单位还有太多。以胶济铁路为例, 坊子火车站的德日建筑

群非常庞大, 有站房、桥梁、宾馆、站长室、值班室, 还有扇形火车头车库、转盘, 却没有被保护。还有济南黄台火车站的站房, 也是保存完好, 同样未被保护。它至少可以与胶济铁路济南火车站建筑群打包, 一同入选。还有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的淄河铁路大桥, 现在也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它也应该像唐山的滦河铁路大桥一样, 受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待遇。说到兴奋处, 我说一个自己的想法, 京杭大运河作为一个整体, 由沿河各地共同申遗, 其实, 胶济铁路也完全可以整体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将通车110年的胶济老线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在徘徊、挣扎了几十年之后, 铁道建筑终于登上大雅之堂, 成了国家的宝贝, 而不再被斥为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产物。有些话是无法反复去说的, 因为说了就有人不愿意听。然而, 有一些事却必须经常提到, 有一些话就要不断有人去叨叨。保存与保护是一件紧迫的事, 但是, 怎样在有效的保护与保存中得到适度开发利用, 也是大话题。保护与保存需要投入, 资金的投入、人员的投入, 由谁负责, 难上加难。前面我提到的高雄港火车站的保护, 是一个

成功的范例。在相关部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这样的范例生存下去是没问题的。一旦有一天钱和人都散了, 只供观赏游览的高雄港火车站怎么办? 不能像湖南凤凰那样把门收钱, 也无法再把火车开进来运送货物和旅客, 这样, 无可奈何花落去是必然的结果。

因而在保存与保护之后, 开发利用废弃铁道建筑物同样需要大手笔。据说刚刚退役的石家庄火车站将被改造成铁道博物馆, 天津西站票房主楼也要晋身博物馆。台铁在经历了铁道建筑存与废的争执之后, 不敢再漠视和怠慢, 采取了相应措施予以保存保护, 却出现了用力过度或过当行为, 壳还在, 进去一看, 有的竟成豪华厕所, 有的被装扮得花枝招展, 惨遭景观再造之毒手。但是, 把所有的铁道建筑都改为博物馆也不现实, 每个地区有一座博物馆就足矣。济南胶济铁路火车站完全可以改建为铁道博物馆, 因为山东还没有同类博物馆, 而山东是



中国铁路发展的高地, 1904年通车的胶济铁路和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路在济南交会, 这里是重要的铁路枢纽。以现有的条件, 不拆不废就是最好的保护。

有人对我说, 从你的文字里可以看见你的内心深处对铁路的感情。是的, 我已经说过了, 我是火车司机的儿子, 还是火车司机的孙子。火车是我家族的一部分, 更是我生活的乐趣所在。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开火车”的游戏, 用高粱秸做“洋旗”, 把自己的家门口设置为火车站。一个人是一列火车, 呼啸而来, 急驰而去, 两个人相会时互相打招呼。那是我们藏在心中的一列开往故乡的火车……关于铁道文化的话题到此打住, 要说的话实在太多, 希望能有更多的知音, 一起继续我们的火车之旅。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韩松落, 西北人, 居河北, 写专栏, 做小说, 看电影, 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 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树犹如此

当年, 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出新版, 和朋友聊起这本书, 朋友说, 作为写作者, 她的梦想之一就是写这么一部小说, 一个极淡极淡的爱情故事, 放在风俗的背景上, 风俗要有特异之处, 但也不至于过分狭窄和费解, 情爱线索就随着观灯、做荷包、采莲藕流动, 家乡是爱情的背景, 也有可能是爱情的内容。

和朋友讨论时, 我立刻想到自己。如果要我写这么一本小说, 可以作为背景的风俗内容, 大概有哪些? 率先想起的是端午节。我们这里的端午节, 其他的风俗和别处都一样, 略微不一样的, 是要在家里插沙枣花、送香包。

沙枣树在西北常见, 可以长到十几米那样高, 树枝有刺, 叶子像柳叶, 正面灰绿, 背面银白, 开淡黄色的小花, 形似桂花, 也像桂花一样有

浓香, 果实有拇指大小, 果肉是密实的粉状。沙枣花开在五月, 正在端午前后, 渐渐成为西北端午的一部分。端午前后, 农民折枝在菜市售卖, 非常便宜, 买菜的时候, 顺便带上一捆, 用报纸包好, 防木刺扎手, 回家插瓶。香包是绣花的荷包, 做成各种动物或植物的形状, 里面填满艾草。沙枣或者艾草, 都是阳光下的植物, 给人的感觉是阳性的、刚性的, 加上香味悦人, 被当成辟邪的物件, 并不意外。

我若写“极淡极淡”的爱情小说, 一定会有沙枣花。男女主人公经过早市, 有人推着三轮车售卖沙枣花, 她停下来买了一大把, 他默默地接过来, 替她拿着, 怕刺扎到她。或者, 索性安排他们走到野外去, 看到一棵开花的沙枣树, 他自告奋勇地爬到树上, 折了花枝扔下来, 如果要

人总得到处游走, 去更强的地方。一旦离乡离土, 原先的风物, 都会成为闭口不言的密语。

恶俗一点, 大可以让他的手指被刺扎到, 让她替他着急。

但当真要写起来, 我还是会掂量的吧。文艺作品里, 风俗也有强势弱势。所谓强势, 是占据话语优势, 写出来好看, 容易理解; 所谓弱势, 不在人们的观期待里, 需要铺排解释, 给出理由。南方的风物, 多半在强势之列, 北方的多属弱势, 采莲藕、赛龙舟已经经过千百年的文艺普及, 写出来, 不需要解释, 折沙枣花、六月六的花儿歌赛却需要太多解释。而一种风物风俗, 一旦进入弱势行列, 就会更弱势; 一旦需要解释, 就会需要更多解释, 直到解释无能, 让人闭口不言。

人总得到处游走, 去更强的地方。一旦离乡离土, 原先的风物, 都会成为闭口不言的密语。为了融入那个更强的世界, 就只有说他们的

话, 把他们的风物看透看惯。就像我那些去了南方的朋友, 微博上总是西湖繁花、珠江木棉。

《千江有水千江月》中, 贞观与大信对话, 说, 她的家她的乡, 像一个圆, 而她大舅那样离家的人, 若不能回到那个圆里, 就只是继续活命罢了, 再也难得快乐。但后来, 大信得到伦敦大学的奖学金, 要离家了, 她只有这样安慰他: “只要不忘怀做中国人的特异是什么, 则三山、五海, 何处不能去?”

记着那些特异性不难, 难的是再也无法言说。就像那些去国离乡的人写给别人看的文章, 树只是树, 而不会是沙枣树; 人只是男人女人, 不是某个神婆闲汉, 一切一切, 都得削薄, 以便被理解。总是这样, 即便在“极淡极淡”的爱情故事后面, 在写什么树里面, 也有话语政治。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刘亚伟, 笔名亚子, 北师大研究生学历, 原籍曲阜, 下过乡, 当过兵, 资深报人, 现为自由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择善固执

“择善固执”的意思是, 朝着选定的正确方向, 坚持自己的信念, 并且以毅力、恒心和决心来完成。这个词出自《中庸》对“诚”字的解释: “诚之者, 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择善与固执组成一个固定词组, 重点在于强调择善之后需要固执。

这个成语让我想起黄万里。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 早年毕业于唐山交大, 1933年赴美专攻水利。1936年美国密西西比河爆发特大洪水, 他坐船察看水情, 直至出海口。在洪水滔滔的漫漫长途, 他深有感悟: “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 而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 促使河床演变。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 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实践中他进一步认识到: 水从河床流过, 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 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 水与泥沙之间的关系, 是浑然天成, 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 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正是这个尊重大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 使他在1957年讨论黄河水利规划和三门峡建坝会上, 分析黄河利害, 力排众议, 舌战群儒, 直陈: 在三门峡建坝“将造成泥沙淤塞”, 殃及上游, 希望纠正工程设计的错误。黄万

里成为当时唯一的“反上马派”专家。他尤其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颇为不屑, 认为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 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万里因而遭批判围攻, 备受折磨。

1958年11月25日, 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 高坝筑至340米, 开始拦洪, 同年9月开始蓄水拦沙。就在这一年, 潼关以上黄河大淤, 淹毁良田80万亩, 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区农民一批批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 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的一年半中, 15亿吨泥沙全部淤到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 使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防洪大堤, 往昔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 土地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 泥沙淤积同时向上游延伸, 威胁到西安。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 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元以上。40多万农民从富足的渭河谷地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 其中15万人来回迁徙十几次, 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 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官员都为之落泪: “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就在事实已经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时, 有人反而迁怒于黄万里, 1961年他被下放到密云劳动改造, “所

正是在黄万里先生身上, 我们看到了择善固执这个精神遗产的力量。

居半自地下掘土而筑”。“文革”中更是把他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 以示惩罚。然而黄万里并没有因此闭嘴, 工程正式上马之后他又再三上书, 多方论证, 企图纠正行动中的错误。1964年, 黄万里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和不能建造三门峡工程的理由。

1969年夏, 西安再度告急, 中央召开四省治黄会议, 确定“排沙放淤……打开1-8号导流底孔”。这几个导流底孔, 恰是黄万里当年在自己的反对意见被否定后, 请求保留下来以备将来排沙用的。1973年, 黄万里上书总理, 说明必须以外加能量改修大坝, 才能消除威胁渭河下游地区的潜在威胁, 挽救八百里秦川。黄万里回忆道: “1973年春, 承领导照顾, 准许在监视下进入‘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一个大好机会, 对思路起了强烈反应, 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河方略。”沿途他写诗抒怀: “听罢毕家遭害苦, 不觉簌簌泪交颐。暴洪肆虐知拦阻, 恶碱侵农待溉滴。凡事事先皆可见, 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曾用何? 愧对苍生老益悲。”

黄万里的学生党治国写道: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人为地制造了一个

问题, 然后再用数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制造的问题……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测社会实践的结果, 没有预见就谈不上科学。如果所有像三门峡这样本可以通过充分的讨论获得科学预知的项目, 都要通过代价惊人的实践来检验, 那我们还要科学做什么? 人民高薪养活的那么多科学家还有什么用?”

1980年, 黄万里重返讲台, 晚年仍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九十高龄, 与采访他的作家徐刚言及治黄, 老人仍几番涕泪纵横, 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 “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这个故事所展示的, 是科学精神与盲目决策的冲突。黄万里的所作所为曾让很多人不解: 哪有这样固执的人? 然而正是在黄万里先生身上, 我们看到了择善固执这个精神遗产的力量。

福柯说: “或许, 当前的目标并不在于发现我们是谁, 而是拒绝我们是谁。”这是说, 在庞大的权力关系每时每刻都在规定着我们是谁的情况下, 拒绝的可能与必要。而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拒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上面的故事中, 权力关系要求黄万里成为一个为三门峡工程欢呼鼓掌的人, 他拒绝了, 为此被剥夺了20年站在讲台上的权利。